

刘季连，字惠续，彭城人也。父思考，以宋高祖族弟显于宋世，位至金紫光禄大夫。季连有名誉，早历清官。齐高帝受禅，悉诛宋室近属，将及季连等，太宰褚渊素善之，固请乃免。建元中，季连为尚书左丞。永明初，出为江夏内史，累迁平南长沙内史，冠军长史、广陵太守，并行府州事。入为给事黄门侍郎，转太子中庶子。建武中，又出为平西萧遥欣长史、南郡太守。时明帝诸子幼弱，内亲则仗遥欣兄弟，外亲则倚后弟刘暄、内弟江祐。遥欣之镇江陵也，意寄甚隆；而遥欣至州，多招宾客，厚自封殖，明帝甚恶之。季连族甥琅邪王会为遥欣谘议参军，美容貌，颇才辩，遥欣遇之甚厚。会多所傲忽，于公座与遥欣竞侮季连，季连憾之，乃密表明帝，称遥欣有异迹。明帝纳焉，乃以遥欣为雍州刺史。明帝心德季连，四年，以为辅国将军、益州刺史，令据遥欣上流。季连父，宋世为益州，贪鄙无政绩，州人犹以义故，善待季连。季连下车，存问故老，抚纳新旧，见父时故吏，皆对之流涕。辟遂宁人龚愷为府主簿。愷，龚颖之孙，累世有学行，故引焉。

东昏即位，永元元年，征季连为右卫将军，道断不至。季连闻东昏失德，京师多故，稍自骄矜。本以文吏知名，性忌而褊狭，至是遂严愎酷狠，土人始怀怨望。其年九月，季连因聚会，发人丁五千人，声以讲武，遂遣中兵参军宋买率之以袭中水。穰人李托豫知之，设备守险，买与战不利，还州，郡县多叛乱矣。是月，新城人赵续伯杀五城令，逐始平太守。十月，晋原人乐宝称、李难当杀其太守，宝称自号南秦州刺史，难当益州刺史。十二月，季连遣参军崔茂祖率众二千讨之，赍三日粮。值岁大寒，群贼相聚，伐树塞路，军人水火无所得，大败而还，死者十七八。明年正月，新城人帛养逐遂宁太守谯希渊。三月，巴西人雍道晞率群贼万余逼巴西，去郡数里，道晞称镇西将军，号建义。巴西太守鲁休烈与涪令李膺婴城自守，季连遣中兵参军李奉伯率众五千救之。奉伯至，与郡兵破擒道晞，斩之涪市。奉伯因独进巴西之东乡讨余贼。李膺止之曰：“卒惰将骄，乘胜履险，非良策也。不如小缓，更思后计。”奉伯不纳，悉众入山，大败而出，遂奔还州。六月，江阳人程延期反，杀太守何法藏。鲁休烈惧不自保，奔投巴东相萧慧训。十月，巴西人赵续伯又反，有众二万，出广汉，乘佛舆，以五彩裹青石，诳百姓云：“天与我玉印，当王蜀。”愚人从之者甚众。季连进讨之，遣长史赵越常前驱。兵败，季连复遣李奉伯由涪路讨之。奉伯别军自潺亭与大军会于城，进攻其栅，大破之。

时会稽人石文安字守休，隐居乡里，专行礼让，代季连为尚书左丞，出为江夏内史，又代季连入为御史中丞，与季连相善。子仲渊字钦回，闻义师起，率乡人以应高祖。天监初，拜郢州别驾，从高祖平京邑。

明年春，遣左右陈建孙送季连弟通直郎子渊及季连二子使蜀，喻旨慰劳。季连受命，飭还装。高祖以西台将邓元起为益州刺史。元起，南郡人。季连为南郡之时，素薄元起。典签硃道琛者，尝为季连府都录，无赖小人，有罪，季连欲杀之，逃叛以免。至是说元起曰：“益州乱离已久，公私府库必多耗失，刘益州临归空竭，岂办复能远遣候递。道琛请先使检校，缘路奉迎；不然，万里资粮，未易可得。”元起许之。道琛既至，言语不恭，又历造府州人士，见器物辄夺之，有不获者，语曰：“会当属人，何须苦惜。”于是军府大惧，谓元起至必诛季连，祸及党与，竟言之于季连。季连亦以为然；又恶昔之不礼元起也，益愤懣。司马硃士略说季连，求为巴西郡，留三子为质，季连许之。顷之，季连遂召佐史，矫称齐宣德皇后令，聚兵复反，收硃道琛杀之。书报硃士略，兼召李膺。膺、士略并不受使。使归，元起收兵于巴西以待之，季连诛士略三子。

天监元年六月，元起至巴西，季连遣其将李奉伯等拒战。兵交，互有得失，久之，奉伯乃败退还成都。季连驱略居人，闭城固守。元起稍进围之。是冬，季连城局参军江希之等谋以城降，不果，季连诛之。蜀中丧乱已二年矣，城中食尽，升米三千，亦无所余，饿死者相枕。其无亲党者，又杀而食之。季连食粥累月，饥窘无计。二年正月，高祖遣主书赵景悦宣诏降季连，季连肉袒请罪。元起迁季连于城外，俄而造焉，待之以礼。季连谢曰：“早知如此，岂有前日之事。”元起诛李奉伯并诸渠帅，送季连还京师。季连将发，人莫之视，惟龚愷送焉。

初，元起在道，惧事不集，无以为赏，士之至者，皆许以辟命，于是受别驾、治中檄者，将二千人。季连既至，诣阙谢，高祖引见之。季连自东掖门入，数步一稽颡，以至高祖前。高祖笑谓曰：“卿欲慕刘备而曾不及公孙述，岂无卧龙之臣乎。”季连复稽颡谢。赦为庶人。四年正月，因出建阳门，为蜀人蔺道恭所杀。季连在蜀，杀道恭父，道恭出亡，至是而报复焉。

陈伯之，济阴睢陵人也。幼有膂力。年十三四，好著獬皮冠，带刺刀，候伺邻里稻熟，辄偷刈之。尝为田主所见，呵之云：“楚子莫动！”伯之谓田主曰：“君稻幸多，一担何苦？”田主将执之，伯之因杖刀而进，将刺之，曰：“楚子定何如！”田主皆反走，伯之徐担稻而归。及年长，在钟离数为劫盗，尝授面覘人船，船人斫之，获其左耳。后随乡人车骑将军王广之，广之爱其勇，每夜卧下榻，征伐尝自随。

齐安陆王子敬为南兖州，颇持兵自卫。明帝遣广之讨子敬，广之至欧阳，遣伯之先驱，因城开，独入斩子敬。又频有战功，以勋累迁为冠军将军、骠骑司马，封鱼复县伯，邑五百户。

义师起，东昏假伯之节、督前驱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寻转江州，据寻阳以拒义军。郢城平，高祖得伯之幢主苏隆之，使说伯之，即以为安东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伯之虽受命，犹怀两端，伪云“大军未须便下”。高祖谓诸将曰：“伯之此答，其心未定，及其犹豫，宜逼之。”众军遂次寻阳，伯之退保南湖，然后归附。进号镇南将军，与众俱下。伯之顿篱门，寻进西明门。建康城未平，每降人出，伯之辄唤与耳语。高祖恐其复怀翻覆，密语伯之曰：“闻城中甚忿卿举江州降，欲遣刺客中卿，宜以为虑。”伯之未之信。会东昏将郑伯伦降，高祖使过伯之，谓曰：“城中甚忿卿，欲遣信诱卿以封赏。须卿复降，当生割卿手脚；卿若不降，复欲遣刺客杀卿。宜深为备。”伯之惧，自是无异志矣。力战有功。城平，进号征南将军，封豊城县公，邑二千户，遣还之镇。

伯之不识书，及还江州，得文牒辞讼，惟作大诺而已。有事，典签传口语，与夺决于主者。

伯之与豫章人邓缮、永兴人戴永忠并有旧，缮经藏伯之息英免祸，伯之尤德之。及在州，用缮为别驾，永忠记室参军。河南褚縯，京师之薄行者，齐末为扬州西曹，遇乱居闾里；而轻薄互能自致，惟縯独不达。高祖即位，縯频造尚书范云，云不好縯，坚距之。縯益怒，私语所知曰：“建武以后，草泽底下，悉化成贵人，吾何罪而见弃。今天下草创，饥馑不已，丧乱未可知。陈伯之拥强兵在江州，非代来臣，有自疑意；且荧惑守南斗，诎非为我出。今者一行，事若无成，入魏，何遽减作河南郡。”于是遂投伯之书佐王思穆，事之，大见亲狎。及伯之之乡人硃龙符为长流参军，并乘伯之愚暗，恣行奸险，刑政通塞，悉共专之。

伯之子虎牙，时为直阁将军，高祖手疏龙符罪，亲付虎牙，虎牙封示伯之；高祖又遣代江州别驾邓缮，伯之并不受命。答高祖曰：“龙符骁勇健儿，邓缮事有绩效，台所遣别驾，请以为治中。”缮于是日夜说伯之云：“台家府库空竭，复无器仗，三仓无米，东境饥流，此万代一时也，机不可失。”縯、永忠等每赞成之。伯之谓缮：“今段启卿，若复不得，便与卿共下使反。”高祖敕部内一郡处缮，伯之于是集府州佐史谓曰：“奉齐建安王教，率江北义勇十万，已次六合，见使以江州见力运粮速下。我荷明帝厚恩，誓死以报。今便纂严备办。”使縯诈为萧宝夤书，以示僚佐。于厅事前为坛，杀牲以盟。伯之先饮，长史已下次第歃血。縯说伯之曰：“今举大事，宜引众望，程元冲不与人同心；临川内史王观，僧虔之孙，人身不恶，便可召为长史，以代元冲。”伯之从之。仍以縯为寻阳太守，加讨逆将军；永忠辅义将军；龙符为豫州刺史，率五百人守大雷。大雷戍主沈慧休，镇南参军李延伯。又遣乡人孙邻、李景受龙符节度，邻为徐州，景为郢州。豫章太守郑伯伦起郡兵距守。程元冲既失职，于家合率数百人，使伯之典签吕孝通、戴元则为内应。伯之每旦常作伎，日晡辄卧，左右仗身皆休息。元冲因其解弛，从北门入，径至厅事前。伯之闻叫声，自率出荡，元冲力不能敌，走逃庐山。

初，元冲起兵，要寻阳张孝季，孝季从之。既败，伯之追孝季不得，得其母郎氏，蜡灌杀之。遣信还都报虎牙兄弟，虎牙等走盱眙，盱眙人徐安、庄兴绍、张显明邀击之，不能禁，反见杀。高祖遣王茂讨伯之。伯之闻茂来，谓縯等曰：“王观既不就命，郑伯伦又不肯从，便应空手受困。今先平豫章，开通南路，多发丁力，益运资粮，然后席卷北向，以扑饥疲之众，不忧不济也。”乃留乡人唐盖人守城，遂相率趣豫章。太守郑伯伦坚守，伯之攻之不能下。王茂前军既至，伯之表里受敌，乃败走，间道亡命出江北，与子虎牙及褚縯俱入魏。魏以伯之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淮南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、曲江县侯。

天监四年，诏太尉、临川王宏率众军北讨，宏命记室丘迟私与伯之书曰：

陈将军足下无恙，幸甚。将军勇冠三军，才为世出。弃燕雀之小志，慕鸿鹄以高翔。昔因机变化，遭逢明主，立功立事，开国承家，殊轮华毂，拥旆万里，何其壮也！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，闻鸣镝而股战，对穹庐以屈膝，又何劣耶？寻君去就之际，非有他故，直以不能内审诸己，外受流言，沉迷猖蹶，以至于此。圣朝赦罪论功，弃瑕录用，收赤心于天下，安反侧于万物，将军之所知，非假仆一二谈也。殊鲟涉血于友于，张绣俾刃于爱子，汉主不以为疑，魏君待之若旧。况将军无昔人之罪，而勋重于当世。

夫迷涂知反，往哲是与；不远而复，先典攸高。主上屈法申恩，吞舟是漏。将军松柏不剪，亲戚安居；高台未倾，爱妾尚在。悠悠尔心，亦何可述。今功臣名将，雁行有序。怀黄佩紫，赞帷幄之谋；乘轺建节，奉疆场之任。并刑马作誓，传之子孙。将军独覩颜借命，驱驰异域，宁不哀哉！

夫以慕容超之强，身送东市；姚泓之盛，面缚西都。故知霜露所均，不育异类；姬汉旧邦，无取杂种。北虏僭盗中原，多历年所，恶积祸盈，理至焦烂。况伪孽昏狡，自相夷戮，部落携离，酋豪猜贰，方当系颈蛮邸，悬首藁街。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，燕巢于飞幕之上，不亦惑乎！

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。见故国之旗鼓，感平生于畴日，抚弦登陴，岂不怆恨。所以廉公之思赵将，吴子之泣西河，人之情也。将军独无情哉！想早励良图，自求多福。

伯之乃于寿阳拥众八千归。虎牙为魏人所杀。伯之既至，以为使持节、都督西豫州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西豫州刺史，永新县侯，邑千户。未之任，复以为通直散骑常侍、骠骑将军，又为太中大夫。久之，卒于家。其子犹有在魏者。

褚縯在魏，魏人欲擢用之。魏元会，縯戏为诗曰：“帽上著笼冠，袴上著硃衣，不知是今是，不知非昔非。”魏人怒，出为始平太守。日日行猎，堕马死。

史臣曰：刘季连之文吏小节，而不能以自保全，习乱然也。陈伯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群盗又诬而夺之，安能长久矣。

[返回](#) [下一页](#)